

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 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尹俊 孙巾雅

摘要: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新质生产力注重科学技术因素对社会生产的影响,强调政府的统筹、协调和组织作用,形成劳动者新技能化、劳动资料科技化、劳动对象种类和形态多样化等要素特征。新质生产力发展促进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包括所有权类型的新样式、更为紧密复杂系统化的协作关系、适配度更高的要素市场、共享型的分配趋势等。不断调整体制机制以适应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着力点和发力点。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前沿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统筹协调、因地制宜发展不同区域的特色新质生产力,持续完善科技、教育、人才三者之间的良性循环机制,畅通优质生产要素流动,打通新质生产力运动作用过程的堵点和卡点。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新型生产关系;全面深化改革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543(2024)05-0045-09

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2023年9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新质生产力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阐明了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的理论逻辑,深刻回答了“什么是新质生产力、为什么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怎样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为新征程上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出发,深入分析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理论逻辑和发展规律,并探讨其引发的新型生产关系变革,对于推动全面深化改革,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习近平经济思想(本质、基本特征和基本经济制度)研究”(2024JZDZ002);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政党与党建经济学:中国经验对经济学的贡献研究”(2023JZDZ016)。

作者简介: 尹俊,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孙巾雅,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创新发展的重大成果

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生产力理论运用于社会发展形式的分析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和逻辑中介。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不仅考察了自然规定性的生产力形成过程,还注重把社会历史规定性作为生产力概念的底色。从“人与自然”到“人化自然”的历史过程中,科学技术因素逐渐介入社会生产,并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实践的重要因素。新质生产力便是由创新引领的前沿科学技术变革而形成社会生产力的“新质态”。

(一)生产力发展的运动过程及其要素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影响社会历史演进的根本原因。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生产力发展的运动过程经历了“人与自然”“人化自然”两大历史阶段。在最原始的时期,人的劳动和自然的物质相结合,构成生产力最初的两个要素,形成“人—自然”最直接的生产力运动作用过程。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对劳动的自然条件的占有,即对土地这种最初的劳动工具、实验场和原料贮藏所的占有,不是通过劳动进行的,而是劳动的前提。个人把劳动的客观条件简单地看作自己的东西,看作使自己的主体性得到自我实现的无机自然。劳动的主要客观条件本身并不是劳动的产物,而是已经存在的自然”^{[1]476}。随着人们的劳动能力提升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发生了转变,进入“人化自然”的阶段。在“人化自然”的历史阶段,人们加工、改造自然物质作为劳动工具,代替了以自身的肢体为劳动工具的情况。生产资料是“人化自然”历史阶段的产物,技术发明和创新不断革新生产资料的内容和形式,极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由此,科学技术因素开始介入生产资料的创新改造,成为实现社会生产力跃迁的重要动因。“正是这种发展表明,人通过在两者之间插入一个为其劳动目的而准备和安排规定的、并作为传导体服从于他的意志的自然物,在多大的程度上提高了他的直接劳动对自然物的作用。”^{[2]62}可见,社会生产力不仅依赖于自然生产力水平,而且取决于人对自然物质的改造加工,特别是人们的知识和智慧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正如工厂的机器、运输使用的铁路、电力系统等并不是自然界本身就存在的,而是人们在实践经验中逐渐积累起来的技术产物。人们借助科技创新和技术发明应用使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大大提升,并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生产力的运动作用过程经历了从“人—自然”到“人—技术—生产”,再到“人—科学—技术—

生产”的发展历程。科学技术因素介入社会生产力运动的作用过程,是推动社会生产实践发展的“助推器”。

从生产力要素来看,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在劳动过程中的组合方式体现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马克思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的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3]44}。虽然人的劳动能力伴随着科学技术发展逐渐被劳动资料的客体功能取代,但马克思认为劳动者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依然具有主体地位。这是因为,科技创新和升级需要人不断深化对客体事物的认识,深刻把握现实事物规律,而人们认识和把握规律能力加深也是人的主体不断丰富自身的过程。生产和财富的基础,不再是人的直接劳动,“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4]100-101}。所以,除科学技术发明创新带来劳动资料更新提升社会生产力之外,人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也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跃升。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以价值增值为目的,生产活动把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种要素结合起来,形成劳动者与劳动资料之间对抗性的关系。劳动者的直接劳动逐渐被机器取代,机器体系的智能化也逐渐限制了人的智力和技能发展,对机器的改进超过了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关注,这也最终造成了制约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进步的现实结果。人的智力、知识、技能的全面提升有助于克服劳动资料技术化产生的异化作用。在“人—科学—技术—生产”的生产力运动作用过程中,作为生产劳动主体力量的人和作为客体力量的科学技术工具,不断调整着在劳动中的主客体关系,并且随着新的科学技术应用而推向新的发展高度。

(二)新质生产力的范畴及创新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5]。新质生产力是由科学技术创新带来生产要素配置、产业模式、生产力发展路径的全面革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关于传统生产力的内涵,丰富了生产力要素新的规定,并赋予了生产力运动作用过程新形式。

从生产力的内涵来看,新质生产力强调的是以创新为主导的技术变革和产业变革引发的生产力新质态,突出科技创新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意义。回顾工业革命历史,传统产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迁主要以“人手”的解放和延长为主要特征。以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引发了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变,建立了机器体系,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双手;第二次科技革命以电气化为标志,产生了机械化、自动化的生产体系,人们的双手得到进一步的解放;第三次科技革命以信息化为标志,带领人们进入计算机时代,电子计算机在信息处理、传递等方面的快速便捷优势带来了生产效率的变革性提升,产生了众多新的产业。当前,以智能化为标志的科技革命已处于发轫之始,可以预见,智能化革命将带来全领域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是局部的产业调整。比如,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的科学研究,产生了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航天航空、海洋装备、数字技术等众多应用型技术,这些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将带来产业结构的深度转

型和升级调整,具体表现为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增长、制造业产品附加值提升、新兴产业加快培育等。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先进生产力,根本在于“质态”不同,即技术、材料、工艺、产品等领域以及产业、生产模式、动能的全方位变化,也意味着社会生产从解放和延长人的“双手”进入“人脑”的思维空间和知识产业的极大扩展。

从劳动过程的要素来看,新质生产力中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相较于传统生产要素具有新的特点(见表1,下页)。就劳动者而言,新技能化趋势将会愈加凸显。新质生产力是以人与智能化机器相互配合为核心的劳动形式,这就需要劳动者具备一定科学技术知识,并能够熟练掌握使用新质生产资料,所以劳动者的技术内容将伴随着新质生产资料的升级进一步更新。就劳动资料而言,新型生产工具的创新将取代旧的传统劳动生产工具,比如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机械化、半自动和自动化的劳动资料将转变为机械手臂、工业机器人、工业互联网等智能化、数字化形式的劳动资料。就劳动对象而言,新质生产力发展拓展了劳动对象的新领域和空间,形成更多样化的类型和形态。以自然资源、原材料和半成品等物质形式存在的传统自然界物质和加工材料,其种类将扩展到深海、外层空间的自然范围,以及超导体、超流体、量子芯片等新加工的物质材料,丰富了劳动对象物质形式的种类。同时,新质生产的劳动对象也从物质形式扩展到非物质形式的范围,信息、数据、流程、编码序列等非物质形式是新质生产力劳动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商品化不再局限于有形的、物质的商品化,进一步向无形的、虚拟的商品化发展,表现为网络媒体商品化、网络个人隐私的商品化和网络空间共同体的商品化”^[6]^[44]。此外,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更强调绿色技术、清洁生产的机器设备、清洁能源和绿色原材料的投入,要求降低高耗能、高污染、高碳排放量

表1 传统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的对比

	传统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
产业结构变革	原有产业的升级改造	颠覆性产业模式创新
科学技术对人的影响	人的器官的延长和解放双手	人的脑力和思维的解放
劳动者	依靠自身积累的知识经验、具有中等技能或低技能型为主的劳动者	能够创造新质生产力的战略人才,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具有绿色发展理念的应用型人才
劳动资料	机械化、自动化;高能耗和高排放的机器体系	智能化、机器人化、数字化;绿色清洁的机器体系
劳动对象	物质化形式的自然物质原料、半成品等;以高碳能源和化石能源为主	不仅拓展了传统自然界物质,如深海、外层空间、新材料等,还创造了数据等不受空间和时间限制的非物质形态;以清洁能源与绿色原料为主

等不可持续的生产资料的使用比重。劳动者也应具有生态文明理念、系统发展观念和绿色生态的价值观。在注重提高生产效率、增大物质财富积累的同时,新质生产力的三个要素更要以生态平衡、环境和谐、可持续发展为底色,实现与生态文明融合的高质量发展。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运动作用过程需要发挥政府统筹配置各类要素的作用。与传统生产力的“人—科学—技术—生产”的运动作用过程不同,新质生产力的创新主导力量不仅要靠个人和企业在生产实践中收获的单个的、偶然的科学技术发明,还要靠政府力量统筹协调安排生产力各要素的集中配置、优化应用、创新突破。特别是新质生产力一般涉及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区域战略等,更需要发挥政府在统筹资源、建立平台、集合优势等方面的作用,以实现重大科学创新和技术突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强调的,“要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效应,重点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基础设施、节能减排降碳,培育发展新动能”^[7]。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围绕人、资源合理集中调配,完善体制机制和制度创新,推动关键技术攻坚。因此,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加强顶层设计,优化人才和资源相关体制,设立重大科技专项平台,完善成果转化应用机制。此外,确保新质生产力运动作用过程的各个环节

运行畅通,实现各要素的有效结合,也需要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以打通运动作用过程中的堵点和卡点。政府还需要维护好市场秩序、公平竞争环境,这样才能激发各主体的活力,促进技术创新在生产实践中的深入应用,提高新质生产力应用生产的产品和服务质量。

二、新质生产力引发新型生产关系变革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运动特性和有机联系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内部结构,这四个环节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是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具体体现。马克思曾多次阐释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运动,“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8]602}。生产力发展促进新型生产关系的出现,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会进一步加速社会生产力前进。因此,新质生产力发展也需要新型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见表2,下页)。

(一) 生产力发展与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过程

由技术变革引发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提升,首先带来的是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进而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之间出现了不同的结

表2 传统生产关系与新型生产关系的对比

	传统生产关系	新型生产关系
所有制关系	所有制类型界限分明	所有制类型更加多样
直接的生产关系	劳动者对劳动资料的依赖程度较高,劳动者之间的协作紧密程度和系统性较低	劳动者对机器设备的依赖程度更高,劳动者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更为紧密、复杂、系统化
交换关系	受限于交换的物理时空 市场分散性突出	灵活性、流动性 市场一体化趋势
分配关系	分配要素少 财富两极分化	分配要素增多 共享性、普惠性分配趋势
消费关系	消费与生产的隔离	消费与生产适配性提高
社会生产组织形式	垂直化	平台化、扁平化
管理模式	经验化、系统化	智能化

构关系,对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形式产生了影响,并逐渐形成新型生产关系。

科学创新和技术革命本身并不创造新的生产关系,但科学创新和技术进步能通过生产力的运动作用对社会的生产组织方式产生影响,进而促进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生产组织方式是指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以不同的数量比例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出现的不同组合结构、生产要素不同的使用方式和组合制度。例如,在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变革历史中,经历了从十八世纪出现的手工工场简单协作,到十九世纪以机器体系为核心的现代工厂,再到二十世纪以泰勒制和福特制生产管理模式的流水线工厂,形成组织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再到如今的以分散化、灵活性突出的弹性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生产组织方式的变迁过程是人与生产资料结合方式的变化过程,这一历程也使劳资关系不断从形式隶属转变成实质隶属,使得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出现调整。

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会出现其自身无法逾越的障碍鸿沟。这时只有调整生产关系的适应性,才能进一步实现生产力的跃迁。演化经济学家佩蕾丝认为,技术革命产生的新产业会引发技术经济领域和社会制度领域之间的不匹配,这需要良好的、配套的制度,才能发挥新

技术的巨大潜力。“每次技术革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创造潜力,充分展开这种潜力需要每次都建立一套完整的社会—制度框架。”^{[9]2}十九世纪末,私人资本向社会资本过渡的历史转变,就是自发调整生产关系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典型案例。由于电气化时代带来的技术升级,企业生产规模在短时间内急速扩张,需要筹集大量资金。但是,单个资本无法承担生产资料革新所需的庞大资金,便通过银行和信用中介集聚社会资本,最终形成新的企业模式——股份公司。这使得私人垄断资本开始向社会资本过渡,社会经济关系也随之发生新的调整 and 变化。马克思指出,“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10]494}。社会生产力发展引发新型生产关系的出现,这一过程可以概括为: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生产力要素变化和结合方式调整—生产关系的新发展。

(二)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产生

社会经济关系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变化。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一般会落后

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但也可以通过政府对体制机制的主动调整,促进新的生产关系形成和转变。新质生产力对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及影响可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经济运行的四个环节关系、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管理模式来剖析。

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来看,现阶段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更加复杂多样。技术创新带来的产品已经不局限于物质形式本身,劳动对象已经从物质形式扩展到以数据、信息为代表的非物质形式领域。在技术性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中,数据和算法所采集的信息不仅包含着私人信息,还具有公共属性,特别是介于个人和公共之间的中间数据。私人的数据依然由个人所有,企业生产的数据由企业所有,公共数据由政府机关、社会和非营利组织所有,但中间数据有大量的混合形式。个人、企业、公共机构之间的所有权界限仍需进一步明确。

从经济运行的四个环节关系来看,就生产而言,劳动者与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资料联系更为紧密,对智能化机器和高科技设备的依赖程度提高,劳动分工越来越系统化和多样化,协作难度提高,这使得劳动者之间的协作关系也更为紧密、复杂。就交换而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了交换关系的时空范围,弱化了地域限制和市场壁垒,打破了物理时空的限制和障碍,市场的流动性和灵活性极大增强。不同区域、不同规模、不同种类的多样化市场向着更加融合统一的方向发展,加速了市场一体化进程。就分配而言,资源配置方向朝着共享性方向发展,共享型分配方式是先进信息技术持续增长的最优方案;普惠性的互联网、大数据平台建构的新业态为居民、中小微企业提供了更多扩大收入、减小财富差距的路径。就消费而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有助于更加准确识别、统计、预测用户需求,根据个性化信息来创造多样化产品和消费内容,进一步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同质性、协调性、平衡性。

从社会生产组织形式来看,新型生产关系的

组织方式主要体现在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上。新质生产力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5G 等前沿技术为基础,数据和算法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最大着眼点。在智能化时代,个人可以是数据的生产者和拥有者,利用信息差、垄断信息来源的优势在减弱。传统企业“自上而下”的组织管理结构被平台化组织所打破,形成“扁平化”的个人和企业关系。企业负责提供平台和服务,个人可以参与数据的决策和管理,个人与企业之间形成更为紧密和共生的关系。企业需要依靠大量的个人数据来进行决策运营,个人也需要依靠企业提供的数字化平台实现接收和再生产数据。

从管理模式来看,管理模式是新型生产关系派生的具体内容,也是企业和个人之间关系的重要表现形式。对于企业而言,研究开发管理、生产制造管理、营销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行政管理等管理活动都影响着企业生产效率。新一轮技术革命从信息化向智能化前进,管理模式也随之发生着由系统化向智能化的转变。智能化管理将更多使用人工智能设备来完成人的管理工作,以此提高企业管理的适配性。

三、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加快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11][238]}。进入新时代,党中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自觉行动。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成果丰硕,创新驱动发展成效日益显现;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平衡性明显增强;改革开放全面深化,发展动力活力竞相迸发;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显著,发展方式转变步伐加快,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同时,制

约高质量发展的因素还大量存在,结构性、周期性、总量性、体制性等经济发展问题交互缠绕。抓住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这一着力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是牵住了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

(一)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改革着力点

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调整体制机制,可以适应和引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改革过程中,要以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处理好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关系、发展区域特色生产力为着力点,加快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优化产业结构,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新质生产力的物质基础。必须认识到,尽管中国已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但整体实力仍需加强。目前,我国的制造业产品附加值相对较低,技术创新对实体经济的推动力有待提升,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比例也需进一步协调。从整体来看,现代化生产建立在更为精细的分工和日益延长的生产链基础之上,这意味着各部门之间的生产活动日益相互依存、紧密相连。因此,社会生产总过程应当呈现整体性和系统化的特点。随着先进生产技术和设备的应用,从局部开始的变化将引发整个社会生产结构的调整、产品质量的提升、消费的升级换代。为了推动这一进程,应该依托新质生产力的重点技术领域(如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前沿新型氢能、生物制造、量子科技、新材料等)来促进传统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转型。同时,还应实施一系列项目,如建设智慧城市、数字乡村,扩大互联网规模化应用,加强大数据的开发和流通使用等,以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和丰富人民生活。通过这些措施,实现传统产业的升级,培育并壮大新兴产业,为未来产业的布局和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有组织的科研工作对于国家攻克技术难关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国家应长期支持一批具有优势的创新团队、科研基地以及重点研究领域的科研

活动。通过实施一系列重大科技项目,致力于打造国际一流的新质生产力产业群。为了实现关键技术的协同攻关,政府需要加强对社会创新资源的整合与共享。在科技发展战略方面,应完善科技评价体系、人才培养体系、科技奖励机制,并优化成果转化以及产学研用结合等方面的科技体制。通过这些举措,更有效地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国家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作出重要贡献。

处理好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关系,实现新质生产力的稳步发展。目前,我国主要的工业原料和生活用品仍依赖于传统产业的生产制造,这构成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础,同时也是确保经济稳定的关键所在。尽管传统产业面临着结构调整、产能过剩、技术落后、产品附加值低以及生产效率不高等问题,但不能盲目地淘汰或急剧缩减这些产业。传统产业仍是我国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对国民经济的稳定、就业岗位的提供以及税收收入的保障等具有深远影响。因此,在新兴产业尚未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主导力量之前,不能过快地削弱传统产业的经济支柱作用。此外,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关系。传统产业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能源、零部件和材料支持,而新兴产业则通过技术创新为传统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升级提供了保障。只有在“先立后破”的原则指导下,才能实现产业升级和优化的平稳过渡,减少风险和市场不稳定因素,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发挥政府统筹协调和组织作用,彰显不同区域新质生产力特色。鉴于各地区的产业结构、资源条件和科技创新实力不同,推动新质生产力的成长应结合各地的具体情况,实施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进而培育出各具“特质”的新质生产力。考虑到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转化和应用所需时间和条件各不相同,各地区应在中央指导下,采取分步、有序、多元的策略进行制度设计;同时,应对不同领域的技术革新和应用进行分类指导和整合,防止对传统产业的忽视或放弃,并避

免发展路径的单一化和同质化。各地区应依据自身优势和条件,与国家的总体发展目标相契合,既要关注全局性和长远性问题,又要凸显区域特色。同时,协调好与其他区域的合作分工,发挥各自优势,选择适宜的主导产业和关键突破点,以避免产业结构的趋同性。这样,各区域之间才能形成优势互补、多元共存的良性互动,进而在国家规划和地方产业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创造多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模式新赛道。

(二)新型生产关系构建的改革发力点

发展新型生产关系以适应新质生产力的需要,就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经济、教育、科技、人才等方面运行的体制机制,打通新质生产力发展作用过程中的堵点和卡点。

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应用要以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为主体。当前,我国存在着多种不同类型的生产所有制关系,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应优化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配置,确保各类企业能够灵活且高效地获取所需资源。要进一步调整、完善不同类型的所有制结构,打造更多适合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企业类型。此外,政府应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和困境,提供定制化的政策支持,特别是对新兴企业和领军产业进行精准的扶持,以促进潜在的新质生产力因素迅速转化为实际增长动力。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优质和先进的生产力要素顺畅流动。尽管我国市场规模已稳居全球前列,但仍需解决市场规则不统一、要素流通不畅等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为此,应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且制度完备的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各类资本行为制度,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12];健全全链条资本治理体系,优化新质生产力的要素配置。同时,通过增强资本市场的活力,提升金融服务的供给能力,为新质生产力提供稳定的金融支持。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形成对国际高端资源的吸引力,特别是要引进先进技术和企业管理模式,扩展新的贸易合

作机会,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更好的国际合作平台。要维护良好营商环境、完善法治环境,在法律层面上明晰新质生产力创新的数据产品交易产权和价值评估标准等,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支撑。

以新质生产力为导向优化高等教育学科设置和企业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的人才。由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往往涉及交叉学科和前沿技术,因而在高等教育方面,不仅要强化基础学科建设,更要注重顶尖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知识体系建构和人才培养,抢占科技创新的制高点。此外,随着知识教育方式的变革和教育资源的共享,需要对治学体系进行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制度调整,以打破资源壁垒,进一步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在企业层面,应注重培养既具备专业技能又拥有综合素养的人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需要技术领域的专家,还需要掌握金融、市场、企业管理等多方面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和具有远见的企业家。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应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交流平台,促进人才的全面和多元化发展。

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机制,加快推进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教育、科技和人才三者的协同配合与良性循环,既体现了教育、科技和人才之间紧密的辩证关系,也是进一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的必然要求。三者一体化的机制不仅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迫切需求,对于实现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深远意义。科学技术的创新成果源自人才的智慧与知识,而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则依赖于优质的教育资源。因此,必须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出发,坚持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统筹推进和整体部署,通过深化教育、科技和人才领域的综合改革,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Reform**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5]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4-02-02(001).
- [6]尼克·斯尔尼赛克.平台资本主义[M].程水英,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
- [7]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23-12-13(001).
-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9]卡萝塔·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M].田方萌,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12]尹俊,孙巾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治理的困境与破解之道[J].改革,2023(7):35-46.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New Production Relations: A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YIN Jun SUN Jin-ya

Abstract: The dialectical move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is a fundamental viewpoint i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mphasize the influenc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factors on social production, highlight the overall planning, coordin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role of the government. This has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new skilled laborers, technological labor materials, an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ypes and forms of labor object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promotes the formation of new production relations, including new forms of ownership types, closer and more complex systematic collaborative relations, more adaptable factor markets, and shared distribution trends. Continuously adjusting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to adapt to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the focus and strength of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reform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leverage the advantages of the national system, strengthen cutting-edg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coordinate and develop distinctiv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different region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virtuous cycle mechanism among talent,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facilitate the flow of high-quality production factors, and clear blockages and bottlenecks in the proces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new production relations;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reform

(责任编辑:罗重谱)